

賞



春歌集

浩然 著

313V1861





春歌集

浩然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15-16-1



陈 玉 先 插图

春 歌 集

浩 然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15 3/8 插图 6 字数 344,000

一九七三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七三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98,000

统一书号 10072·407

定价(平) 1.20元

目 录

喜鹊登枝.....	1
一匹瘦红马.....	12
新媳妇.....	23
夏青苗求师.....	42
石山柏.....	62
泉水清清.....	76
箭杆河边.....	104
并蒂莲.....	125
月照东墙.....	144
金河水.....	153
老树新花.....	168
珍珠.....	184
送菜籽.....	201
队长的女儿.....	210
人强马壮.....	222
车轮飞转.....	246
半夜敲门.....	275
太阳当空照.....	282
茁壮的幼苗.....	306
喜期.....	323
彩霞.....	337

妻 子.....	350
杏 花 雨.....	359
红 枣 林.....	375
撑 腰.....	390
认 错.....	406
眼 力.....	427
桃红柳绿.....	440
枣花取经.....	459
初显身手.....	474

后 记



喜鹊登枝

—

清早，飞来了两只花喜鹊，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上，冲着北屋窗户喳喳地叫。

韩兴老头从农业社回到家里，被这叫声惊动了。他把粪箕子往猪圈墙下边一丢，扬着脸，捋着黄胡子，笑咪咪地望着花喜鹊，寻思着它们预兆的喜事儿。

坐在北屋炕上的老伴，对着窗上的玻璃朝他喊：“粥都凉了，你到底还吃不吃？一家子人光等着你。”

闺女韩玉凤眉开眼笑地迎着爸爸走进屋。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就端粥盆拿碗筷，给老人盛上，自己也往炕沿上一跨，端着粥碗，稀里呼噜地吃起来；还没等把饭咽利落，碗筷一放，拿起小包裹又要走。

当妈妈的最能观察闺女的心事，见闺女那个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故意绷着脸说：“啥事儿勾你的魂儿啦？慌得你整天价慌

都不想吃？”

玉凤脸一红，脑袋一晃：“今个各社的会计开碰头会，能不忙吗？”她说着眼，看爸爸一眼，一阵风似地跑了。

老伴回头看看老头子，见他还是闷着头吃饭，就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呀，整天价象块木头人，啥事儿也不管。看咱们丫头这两天成了没砣的秤，到哪儿都站不住，象个啥样子！”

这对老夫妻平时断不了开个玩笑，老伴性子急，老头子那股遇事满不在乎的脾气常常使她恼火。

这会儿，韩兴又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人家还不是忙工作嘛！”

老伴更生气了：“屁，什么工作忙，忙着搞‘自由’哩！”

“搞‘自由’就搞‘自由’呗，又何必大惊小怪的！”

“我的天，不是你身上掉下的肉，敢情是不疼。年轻人自己办终身大事，哪有什么主心骨哇？你没见老焦家二姑娘遭的那事儿：马马虎虎地订了亲，过门三天半就闹离婚，多糟心哪。咱丫头要是那个样子，我可不答应。”

“你不答应不顶用，有《婚姻法》管着呐。”

“《婚姻法》是《婚姻法》，她眼里也不能没我一点儿呀！”

老头子故意问：“怎么才合你的心呢？你想包办？”

老伴很认真地压低声音说：“新社会不兴包办，更不能拿儿女搞买卖，咱们得顺着潮流走。依我看，就按照玉凤她二姨的主意做，把城里供销社那个股长叫到咱家来，让他俩对面相看；相中了，问的她心服口服，两头乐意，一分钱彩礼也不要，这还能算我包办？”

老头子忍不住笑了：“要我说呀，你这是变相包办！”

老伴把嘴一撇：“你不用给我乱扣大帽子，不包办，也不

能大撒巴掌不管。你就是不疼闺女。”

老头子又笑笑说：“我怎么不疼闺女？疼得讲究疼法，我比你疼。你明知道人家自己找好了对象，不分青红皂白地偏要拆散人家，再给另找一个，这是为啥？非这样你不痛快？这还不是老思想穿上新外罩出来了？要我说呀，咱们应当认真负责地帮助玉凤把那个人调查调查，要是根子正、思想好，成亲后能够一块儿过社会主义日子，咱们就成全他们；要是真不好，咱们再劝玉凤也有话说了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老伴听了这番话，心里还有些不舒服，可是自己一时又想不出别的理由来驳老头子；再说，她也不敢相信自己那条道道真能够走得通，就撅着嘴巴不吭气了。

老头子撂下饭碗，想了想说：“哦，有了。咱们社跟他们青春社订了换种合同，我今天就去商量这码事；借这个由头，到那边把那个人的根底儿仔细地打听打听，看情形回头再说，行不行啊？”

老伴叹口气说：“去就去吧，说不定是喜是忧哩！”

二

韩兴老头在黑袄外边罩上了一件蓝布衫，又换了一双纳帮薄底鞋，兜里还装上了几块钱，背着粪箕子就动身了。

东方红社和青春社相离只有十来里地，因为当中隔着一道金鸡塘河，古来结亲的少，来往的也少。今年开春都转了高级社，又并成一个乡，两边社员觉得隔河涉水，来往很别扭。社干部们凑到一块开了个会，接着又发动了两班人马，在河上修上一座石桥。就在修石桥的时候，女儿韩玉凤才认识了青春社的林雨泉。他俩一块儿参加运石头，一块儿搞宣传鼓动工作，

最后又一块儿计算工料成本，一来二去就悄悄地搞起恋爱来了。韩兴老头在县农业技术训练班学习一个多月，回来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。做父母的谁不关心儿女的终身大事？何况他的儿子不在家，身边独有这么个眼珠子似的闺女呢！

有一天，玉凤没在家，老两口子正唠叨这件事儿，西头玉凤她二姨一掀门帘进来，坐在炕上就数叨起来了：“我的姐夫呀，玉凤的婚事你们可该拿拿主意了，你没见东街老焦家二姑娘唱的那出戏，自由呀，恋爱呀，末了让那个二流子一身制服一双皮鞋给哄弄走了；爹妈把闺女养那么大，不要说闹几个养老钱，连一包点心都没有吃上；结果呢，三天半又闹着打离婚，跟着生气、丢人。”她见姐姐被自己的话说得哑口无言，就又出谋献策，“要我说呀，先下手为强，把我们亲家表侄，给玉凤介绍介绍。人家在顺义县供销社当股长，要人有人，要事儿有事儿；成了亲，玉凤往城里一住，再不用在庄稼地受苦了；你们两口子吃缺了，花短了，伸手就有钱用。话说回来，嫁给青春社林家，你们有什么便宜占？前几天我听说，老林家是个穷光蛋，那小子上了半截中学就回家拿上锄把啦，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……”

韩兴老头子很干脆地回答说：“抚养子女是咱们的义务；把她拉扯大了，为的是扎革命的根，不是图一棵摇钱树。至于说林家穷不穷，这更没啥。闺女要想嫁给富农，我还不干哩。只要小伙子劳动强，思想进步，家庭是革命的，结了婚，靠着农业社，凭着两双手，还愁没有幸福日子过？”

从这以后，林雨泉的品质好坏，家庭如何，就成了他心上的一件大事情。可是闺女总不愿意把事情公开，当老人的也不好多问，事情就这样悄悄地拖了下来。

韩兴老头是个热心人，村里两姓旁人出了事，他总得揽起来，尽心尽意地帮助，如今事儿摊到自己亲生闺女身上，他怎么能不管呢？不过，他有一定之规：做父母的既不能象东街老焦家那样对闺女的终身大事漠不关心，撒开手不管，也不能象老伴那样再来个变相包办；更不能象玉凤二姨说的那样，趁儿女办婚事捞一把。他认为新社会的父母应当按照国家的章程，集体的利益，青年人的意愿，帮助孩子安排好前途，让她一生永远向上，幸福美满。同时，他也很相信自己的闺女玉凤，不会象焦家二姑娘那样没主见，更不会拿恋爱、结婚开玩笑，随随便便料理终身大事。

韩兴老头走着路，光顾想心事了，身后的喊叫声和车铃声他都没听见。当他被响声惊动，猛一转身，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朝他这边来了；左躲右躲拿不定主意，脚下边的石头子儿一滑，闹了个屁股墩儿。前边的自行车眼看要冲到他身上，骑车的小伙子来了个急刹车，“叭嚓”摔倒了，挂在车把上的小包和本子滚出老远。

韩兴老头自知理亏，正想说几句抱歉话儿，谁知那个小伙子爬起来，也不顾自己的东西就先跑来扶他，亲热地问他：

“老大爷，您摔着没有？”

韩兴老头爬起来，拍着土，说：“上年纪的人耳朵背，真耽误事儿，让你挨了摔。车子没有摔坏呀？”

小伙子扶起车子，拾起东西，笑着说：“没有。也怪我骑的急了点儿。”

韩兴老头对这个热情宽宏的年轻人很感激，就问：“小伙子是哪庄的？”

“青春社的。您呢？”

“我是东方红社的，到你们社办点事儿。”

“太好了。您跟我一块儿走吧。”

韩兴老头留神看看这个年轻人，只见他中流个子，圆脸盘，两道粗眉毛下边闪动两只很俊气的眼睛，文文雅雅，结结实实，说话时不慌不忙。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。

一边走，小伙子问：“老大爷，您到我们社是换谷子种吧？”

“是呀，听说那个品种产量挺高。”

“高是高，就是挺娇贵，要摸准它的性子才行。我们团支部种了两年才摸到一点儿经验。您换回去，最好先少种一点试试，再扩大面积。”

“你说的对，办啥事儿都应当稳重扎实。”

“您住我们那儿吧，晚上我们团支部给您介绍介绍情况。”

“那太好啦。”

“明天我帮您把种子驮回来，我这车子能驮二百多斤。”

一边走，一边说，韩兴老头很喜欢这个小伙子，就问：“你在村里负什么责任哪？”

“会计，团支部委员。”

“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老大伯，您就叫我泉子吧。”

老头又问：“你们社有个叫林雨泉的，那个人怎么样？”

小伙子听了这句话，停住脚步，望望老人，突然一下子红了脸，说了声“你到村里跟大伙打听去吧，”蹬上车子，一溜烟似地跑了。

三

韩兴老头来到青春社，社主任热情地把他引到办公室，把

换种的事商量妥当，又谈两个社的生产。随后韩兴老头转弯抹角地问起林雨泉的情况。社主任对这个问题兴头也挺高，大声朗朗地说：“林雨泉可是个能文能武的好小伙子，如今担任社里的会计股长，又是联乡会计网的辅导员；不光是把铁算盘，生产上也是个拿旗的手。您路过金鸡塘河，不是见到荒沙上许多白杨树吗？那都是他带动青年们栽的；您换的谷种，也是他第一个挑头试验成功的。”

韩兴老头很高兴，又试探着问：“听说这个人品性不大好，上中学犯了错误才回村的。”

社主任笑了：“没影的事儿，那个人又老实又厚道；别看年纪轻，可是个有志气的人。那年我们才建社，找不到会计，人家宁愿不升高中，主动要求回到村里帮我们办社。现在党支部正培养他哩……。”

他们正说着话，走进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。这人圆脸高个儿，满腮黑森森的短胡子。他把怀里抱着的一大迭书籍放在桌子上，掸着身上的土，看看韩兴问：“这是哪儿来的客？”

社主任忙站起来介绍：“这位是东方红社的农业股长韩兴同志，到咱这商量换谷种的事；这位就是泉子的爸爸林振，我们社的副主任。”

林振也是个快活人，高兴地拉住韩兴的手说：“东方红社的，好极啦。我们社赶不上你们先进，我老早就想去讨教点好经验。您还没吃饭吧，走，咱们家去吃吧。”

韩兴老头推辞不去，林振说：“同志，咱们两社是一块儿奔社会主义的好朋友，难道吃一顿饭都不成？我这个人可不喜欢客气，走吧，我还有件重要事情跟您打听哪。”

社主任又帮忙劝说了一阵，韩兴才跟林振出来。他心里

想：这个老头挺开通，吃着饭也好探探林雨泉的底。

他们穿过饲养场，忽见一个大个子中年人气呼呼地走过来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什么。他见到林振就停住脚步，从衣兜里掏出一迭发货票，用两个手指头捏着，晃了晃说：“林主任，会计太厉害了，社主任都当不了他的家。您看，这条子泉子不给报账。要是这样，我这个队长可没法当啦。会计是您儿子，您去说说吧。”

林振看了看条子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我去看看。”

韩兴随着他俩走进一座大院，只听见从屋里传出劈啪啪的算盘声。韩兴没有跟林振进屋，一个人留在窗外边等候。林振进去之后，屋里传出争吵的声音：

“把这笔账下了吧，是咱们主任答应的。”这是林振老头的声音。

“谁答应的也不能报销！”一个年轻人的声音。

“哟，会计股长，你亲爹都当不了你的家了？”这是那个队长粗重的声音。

“我不管是谁，都得按原则制度办事儿。你看看，你们队给牲口买这么多红缨子干什么？戴上了出门漂亮是吧？谁图漂亮谁花钱。你再看看这几张发货票，你们在外边开会吃饭摆阔气，这不符合勤俭办社的精神，绝对不能报销！”

许多路过的社员也都凑到窗前听热闹。韩兴老头觉得这个年轻人的声音越听越耳熟，好不容易才想起来，这个会计正是他半路上碰见的那个小伙子。

这会儿，旁边一个社员说：“社里幸亏有泉子这么个大公无私的会计，不的话，有人就会拿社里钱当水泼。”另一个说：“别看人家泉子才二十多岁，过大日子可满有算计。就拿

春天盖牲口棚那事儿说，大伙都说买瓦，人家泉子提出用草棚。怎么样，这回省下老大一笔钱。”

一会儿，那个队长气呼呼地冲出屋走了。林振也红着脸跟出来，向韩兴神秘地笑笑，摇摇头说：“我们这个小子真不好对付，常常让我这当爹的下不来台。”

韩兴很认真地说：“象这种人才能办大事哩！”

四

韩兴老头走进林家的院子。

林振把客人让到屋子里，吩咐老婆和女儿做饭，又找个瓶子跑出去打酒。

屋子里只剩下韩兴老头子一个人。他坐在椅子上抽烟，端详这间小屋子。屋子不大，可是拾掇得挺干净利落。靠北墙放着一条红油漆柜。墙上挂着一块长方镜框，镜框里边装着一张姑娘的像片：她扛着一把大镐，笑咪咪地站在树下边……咦！那不是女儿玉凤吗？她的像片怎么到这儿了？韩兴老头吃了一惊，眼睛又落在柜上边一个红色皱皮笔记本上。他对这个本子更眼熟，明明是他前些天到县城里开会给玉凤买来的，昨天夜里还见她趴在灯下往本子上边写什么；难道它长了腿，一夜光景就跑这儿来了？老头子心里嘀嘀咕咕，不由得拿过本子打开一看，只见第一页上写着：

雨泉：这本子是爸爸为我买的，送给你使吧。希望你把学习政治理论和参加斗争生活的收获都记在本子上。玉凤 二月二十日

摊鸡子、炒白菜，还有两大碗粉条豆腐，整整摆满一桌子。林振兴兴致勃勃地替韩兴斟满了一杯酒。两个人同时举起来，一饮而尽。三杯水酒下了肚，林老头的话可就多起来了。他从幼小怎么给地主扛活，怎么下关东逃荒，谈到土地改革斗地主，分房子分地，孩子上中学，建立农业社，走上社会主义大道。接着，他又谈到未来的远景：怎么用金鸡塘的水力发电呀，什么时候使拖拉机呀……两位老人越谈越投脾气。酒喝浓了，话说亲了，林振谈起自己的一宗心事：“韩大哥，我看出你是个实在人，肚子里有话乐意跟你往外掏，有件事情想跟您了解了解。您不是听见那个和我吵架的儿子吗？他是我的大儿子，今年春起跟您社一个叫玉凤的女队长搞恋爱。我说，这件事咱们是一百个赞成，婚姻自由好处多呀。两个年轻人是一心无二了。前几天，孩子征求我们老两口子的意见，问我们同意呀不同意。韩大哥，让您说，咱一点情况都不了解，有什么资格发言表态呀？我想跟您把那个女孩子家庭根底打听打听，咱好帮孩子选择选择对象。”

韩兴老头是个喝酒就上脸的人，现在他的脸不知是兴奋的，还是喝酒喝的，早就红成灯笼似的了。他捋着黄胡子，眯缝着眼，盯着林老头的脸说：“先告诉我，你儿子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
林振说：“大伙都习惯叫他小名泉子，学名叫林雨泉。那个姑娘一提您也认识，就是像片上那个。”他说着下地要去取像片。

韩兴一把拉住他说：“林大哥，不瞒您说，韩玉凤就是我闺女，有什么话，尽管问吧！”

林振听了先是一愣，紧接着，两位老人就双双拉住手哈哈

哈地大笑起来。林振使劲拍着韩兴的肩膀说：“原来亲家跑我这里私访来了，我这家让你相漏了吧？孩子他妈，快进来……”

屋外边也正在叽喳喳地笑哩。

刚才屋里正在热闹的时候，林雨泉回家吃饭。听妹妹一学说，他害臊地要往外跑，娘两个连拉带推把他弄到屋里。林雨泉象个没过门的闺女见了婆婆，低着头，红着脸。小妹妹在一旁不住地朝他挤眼吐舌头。

韩兴老头一把将林雨泉拉到跟前，端详又端详，然后说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人也好，思想也好，家庭也好。我闺女的眼光不错，我跟你爸爸一样：一百个赞成你们。没别的，老丈人也不白相女婿。”他说着，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崭新的五元票子，“拿去买一支钢笔使。”

一屋子人哈哈大笑。

一九五六年八月写于保定

一匹瘦红马

正是丰收的季节，我又到东方红农业社去。

秋天的野外，一片金黄，象巧媳妇绣成的风景画一样，朴素又美丽。

晌午，汽车到达杨镇车站，我背着行李卷，从嘈杂的候车室穿过，直奔后街的骡马大店。每逢二、七大集，店里都有东方红农业社运输队的人在这儿停留，搭他们的车走很方便。

服务员真是好眼力，当我一走进门，他就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；还告诉我，焦贵又赶着大车下来了，去逛牲口市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
听他一说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就顺手搬了个凳子，靠窗子坐下。这儿冲着大门口，过往行人都能看到。我等着焦贵，叨念着焦贵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他的影子。一年来，只要我一见到骡马车辆，就想起他，他使我感动，也使我担心。

焦贵是东方红社的运输员，矮个子，小圆脸，顶多不过二十四、五岁，是个驾驭牲口的能手；不论多傲性的骡马，一到他手里，就会服服贴贴地听从调遣；坐在他赶的大车上，既轻快，又稳当。

我认识焦贵，也是在这个镇子上。那一天下午，我为了雇